

印尼的金门榜林落番客(下)



雅加达相见欢。坐者右起：大伯父、家父、二伯父、承庆堂叔堂婶（摄于1988年）



大伯母95岁生日，吕家子孙齐祝贺



大伯父伯母访星(左一、二)。右起：三姑妈、三姑丈、家父、家母（摄于2000年）



新印吕氏族人一家亲

内人飞去雅加达出席素娇堂妹娶媳妇的婚宴，在那儿见到了承庆、根练和根助三位堂叔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根练堂叔。去年7月，根练堂叔病逝，五叔公这儿，就剩下根助堂叔了！

至此，我吕家榜林的亲人，也即是第一代移民，几乎都走了！年轻的堂弟们，容或有不知榜林村的，但能知道祖籍金门，回去过金门的又有几人？这一代，乡情依旧绵延不断？下一代呢？又能延续到何时？

六年前9月下旬的一个午后，我从金门渡海回到厦门，续程北上南安朴里寻根。那回，虽然找不到大伯父写给我们的族谱里，他所说的大肥高祖父的脉系，以及我的曾祖父文偏与他的三个兄弟里，仅知的明仔与文聪两位至亲，他们的后裔如今身在何处？仍在南安，抑或有些也下南洋？又在哪里？

（稿于2020.10.8）

寒川（新加坡）

的基赏堂哥，几经颠簸，辗转来到人地生疏的异乡与大伯父团聚，并开枝散叶，先后添加了六名子女。弥留之际，子孙五代几近90人随侍在侧。承绚堂叔的两个女儿月娟与月贞堂妹，也飞去勿里洞吊唁。

大伯母回来海岛了，回到大伯父身旁，长相厮守。坟地背山面海，北望家乡——金门。

80年代，我娶了雅加达华裔女子维香为妻后，飞往雅加达省亲的机会多了，也曾在堂弟妹们的陪同下，拜访五叔公。五叔公早年离乡背井下南洋，曾在有世界第二大渔村的峇眼亚比住过一个时期，后来，举家迁移雅加

达。记得五叔公给我的最初印象，是瘦峭的身躯、尖挺的鼻梁，那样子和我见过的祖父遗照十分相似。素娇堂妹也说，五叔公的五官与大伯父及家父相像，那还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！

五叔公的三个儿子，老二根吉堂叔在60年代还曾来过新加坡与我们见面。老三根助堂叔稍长我几岁，他是父辈15个堂兄弟里的老么，80年代协助妻舅在新加坡经营生意，我们因此经常见面。老大根练堂叔在70年代末也来过新加坡探访我们。新印两地亲人，彼此还是经常互有往来的！单身未娶的根吉堂叔在多年前经已去世。2018年，我和